



《某某课程》 演示文稿

- 一、 《诗经》的基本情况
- 二、 《诗经》来源和结集
- 三、 《诗经》与音乐的关系
- 四、 《诗经》的分类
- 五、 《诗经》的功用
- 六、 《诗经》的流传

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

- ❖ 《诗经》收集了从西周初年（公元前11世纪）到春秋中叶（公元前6世纪）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。
- ❖ 《诗经》在先秦称为《诗》，或举其整数称“诗三百”。到汉代，《诗》被朝廷正式奉为经典之一，才出现《诗经》的名称，并沿用至今。



《诗经》的形成

- ❖ 《诗经》最后编定成书，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。产生的地域，约相当于今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。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，绝大部分已不可考。时代如此之长，地域如此之广，作者如此复杂，显然是经过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成书的。

《诗经》的来源与结集

“采诗说”

“献诗说”

“删诗说”



采诗说

- ❖ 班固说：“孟春之月，群居者将散，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，献之太师，比其音律，以闻于天子。”（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）
- ❖ 何休说：“男年六十、女年五十无子者，官衣食之，使之民间求诗。乡移于邑，邑移于国，国以闻于天子。”（《春秋公羊传》宣公十五年《解诂》）
- ❖ 《诗经》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基本上是一致的，形式基本上是整齐的四言诗；而它包括的地域又很广，在古代交通不便、语言互异的情况下，不经过有意识、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，像《诗经》这样体系完整、内容丰富的诗歌总集的出现恐怕是不可能的。
- ❖ 《诗经》这部书，我们认为当是周王朝经过诸侯各国的协助，进行采集，然后命乐师整理、编纂而成的。但这只是“国风”和“小雅”的部分诗歌如此，如《国语》所谓“瞽献曲”之类。



献诗说

- ❖ 至于雅诗和颂诗的大部分，可能是公卿列士所献的诗（《国语·周语》：“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，瞽献曲，……师箴，瞽赋，矇诵。”襄公十四年《左传》师旷语略同。）统治阶级采集诗歌的目的，除用以教育自己的子弟和娱乐外，主要是为了了解人民的反映，考察其政治的效果，以便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，所谓“王者所以观风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。

删诗说

- ❖ 汉代学者认为《诗经》三百篇是经过孔子删订而成的。
- ❖ 司马迁说：“古者诗三千余篇，及至孔子去其重，取可施于礼义者。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
- ❖ 弦歌诗章可能是事实，删诗的话是不可信的。
- ❖ 《诗经》最后编定成书，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，不会在孔子出生以后。
- ❖ 孔子不止一次说过“诗三百”的话，可见他看到的是和现存《诗经》篇目大体相同的本子。
- ❖ 更重要的反证是公元前五四四年，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，鲁国乐工为他所奏的各国风诗的次序与今本《诗经》基本相同。其时孔子刚刚八岁，显然是不可能删订《诗经》的。



《诗经》的结集

- ❖ 整理编定《诗经》的人和具体情形，我们今天已无从得知。可能周王朝的乐官在《诗经》的编集和成书过程中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。大约公卿列士所献之诗，以及采集来的民间之诗，最后都集中到王朝乐官手中，乐官掌管的诗一定很多，整理编选其中的一部分为演唱和教诗的底本，是完全可能的。



诗、乐、舞三位一体

- ❖ 《诗经》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，其中的诗篇都是可以合乐演唱的。
- ❖ 《诗三百》，就其原来性质而言，是歌曲的歌词。《墨子·公孟》说：“颂诗三百，弦诗三百，歌诗三百，舞诗三百。”意谓《诗》三百余篇，均可诵咏、用乐器演奏、歌唱、伴舞。季札观乐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又说：“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韶、武、雅、颂之音。”

六篇“笙诗”

- ❖ 今传的《诗经》并非足本，《小雅》中的《南陔》、《白华》、《华黍》、《由庚》、《崇丘》、《由仪》等6篇，篇名均见于《仪礼·乡饮酒礼》和《仪礼·燕礼》，而其辞不存。《毛传》以为“有其义而亡其辞”，朱熹《诗集传》认为这6篇皆“有声而无辞”。多数学者则同意《毛传》之说，以为本来有辞而亡逸了。



《诗经》的分类

- ❖ 风、雅、颂的划分也是由于音乐的不同。
- ❖ 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，十五“国风”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，《左·成公九年》范文子说：“乐操土风，不忘旧也。”正好说明了风的含义。它们产生的地区，除“周南”、“召南”在江汉汝水一带外，其余十三“国风”都在黄河流域。
- ❖ 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；雅有正的意思，当时人们把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看成正声。
- ❖ 颂有形容的意思，它是一种宗庙祭祀用的舞曲。

风	周南、召南、邶风、鄘风、卫风、王风、郑风、齐风、魏风、唐风、秦风、陈风、桼风、曹风、豳风	160	《风》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，指各地的土风歌谣。主要是各地民歌，其地域，除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产生于江、汉、汝水一带外，均产生于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。
雅	小雅	74	雅是“王畿”之乐，雅又有“正”的意思，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——典范的音乐。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之分，众说不同，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。
	大雅	31	
颂	周颂	31	《颂》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。《毛诗序》说：“颂者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。”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。王国维说：“颂之声较风、雅为缓。”（《说周颂》）这是其音乐的特点。
	商颂	5	
	鲁颂	4	

“六诗”和“六义”

- ❖ 关于《诗经》的编排分类，前人有“六诗”、“六义”的说法。《周礼·春官·大师》中说“大（太）师教六诗：曰风，曰赋，曰比，曰兴，曰雅，曰颂。”在《毛诗序》（见《诗序》）里，把“六诗”叫做“六义”。对这两个名词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。其中，以孔颖达在《毛诗正义》中的解释较有代表性。他说：“风、雅、颂者，诗篇之异体；赋、比、兴者，诗文之异辞耳。大小不同，而得并为六义者，赋、比、兴是诗之所用，风、雅、颂是诗之成形，用彼三事，成此三事，是故同称为义。”他认为风、雅、颂是诗的不同体制，赋、比、兴是诗的不同表现手法，这看法被长期沿用下来。



《诗经》的功用

- ❖ 《诗》最初主要用于典礼、讽谏和娱乐，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。
- ❖ 《诗》广泛运用于各诸侯国祭祀、朝聘、宴饮等场合，在政治、外交活动中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上层的人际交往多称引《诗》句来评论抒情。所引用的《诗》句，往往断章取义。
- ❖ 《诗》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实用价值。孔子很重视《诗》，曾以《诗》教授弟子，并对学《诗》的重要意义和社会功用有多方面的阐述。
- ❖ 汉儒使《诗》经学化，固然有对《诗经》的曲解、附会，但汉代形成的诗教传统和说诗体系，不仅对《诗经》的研究，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孔子论《诗》

- ❖ 子曰：兴於诗。立於礼。成於乐。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
- ❖ 子曰：诵诗三百；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於四方，不能专对；虽多，亦奚以为？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
- ❖ 子曰：不学诗，无以言。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
- ❖ 子曰：小子！何莫学夫诗？诗：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；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；多识於鸟、兽、草、木之名。子谓伯鱼曰：女为周南召南矣乎？人而不为周南，召南，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？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



赋诗言志和断章取义

❖ 夏四月，鄭六卿餞宣子於郊。宣子曰：“二三君子請皆賦，起亦以知鄭志。”嬰齊賦《野有蔓草》。宣子曰：“孺子善哉！吾有望矣。”子產賦鄭之《羔裘》，宣子曰：“起不堪也。”子大叔賦《褰裳》，宣子曰：“起在此，敢勤子至於他人乎？”子大叔拜。宣子曰：“善哉，子之言是！不有是事，其能終乎？”子游賦《風雨》，子旗賦《有女同車》，子柳賦《摯兮》。宣子喜，曰：“鄭其庶好乎！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，賦不出鄭志，皆昵燕好也。二三君子，數世之主也，可以無懼矣。”宣子皆獻馬焉，而賦《我將》。子產拜，使五卿皆拜，曰：“吾子靖亂，敢不拜德！”（《左·昭·十六》）



嬰齊賦 《野有蔓草》

- ❖ 《诗·郑风》有《野有蔓草》，首章云：
- ❖ 野有蔓草，零露漙漙（音抻）兮。有美一人，清扬婉兮。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。
- ❖ 嬰齐断章所取之义，仅在诗之后两句。



子产赋郑之《羔裘》

- ❖ 《诗》有《羔裘》者三，郑、唐、檜各有之。郑之《羔裘》曰：
- ❖ 羔裘如濡，洵直且侯。彼其之子，舍命不渝。
(一章) 羔裘豹饰，孔武有力。彼其之子，邦之司直。
(二章) 羔裘晏兮，三英粲兮。彼其之子，邦之彦兮！
(三章)
- ❖ 子产之义概取各章后两句。



子大叔賦 《褰裳》

- ❖ 《诗·郑风》有《褰裳》：
- ❖ 子惠思我，褰裳涉溱。子不我思，豈無他人？狂童之狂也且！（一）子惠思我，褰裳涉洧。子不我思，豈無他士。狂童之狂也且！（二）
- ❖ 子大叔之义，盖取各章前四句，言韩起思己，将有褰裳之志，否则，亦岂无他人可寄托哉！



子游賦 《風雨》

- ❖ 《詩·鄭風》有《風雨》：
- ❖ 風雨淒淒，雞鳴喈喈。既見君子，云胡不夷？風雨瀟瀟，雞鳴膠膠。既見君子，云胡不瘳？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。既見君子，云胡不喜？
- ❖ 子游之義，蓋取詩各章末二句。



子旗賦 《有女同車》

- ❖ 《诗·郑风》有《有女同车》：
- ❖ 有女同車，顏如舜華。將翱將翔，佩玉瓊琚。
彼美孟姜，洵美且都。有女同行，顏如舜英。
將翱將翔，佩玉將將。彼美孟姜，德音不忘。
- ❖ 子旗之义，盖取诗各章者末句。



子柳賦 《蔞兮》

- ❖ 《詩·鄭風》有《蔞（音托）兮》：
- ❖ 蔞兮蔞兮，風其吹女。叔兮伯兮，倡予和女。
蔞兮蔞兮，風其漂女。叔兮伯兮，倡予要女。
- ❖ 子柳之義，蓋取詩各章之末句。



宣子賦 《我將》

- ❖ 《周頌·清廟之什》有《我將》：
- ❖ 我將我享，維羊維牛，維天其右之。儀式刑文王之典，日靖四方。伊嘏文王，既右饗之。我其夙夜，畏天之威，于時保之。
- ❖ 韩宣子之义，盖取诗中“日靖四方”、“我其夙夜，畏天之威”及“于时保之”各句。



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

- ❖ 《左·襄十六年》：晋侯与诸侯宴于温，使诸大夫舞，曰：“歌诗必类。”齐高厚之诗不类。荀偃怒，且曰：“诸侯有异志矣。”使诸大夫盟高厚，高厚逃归。
- ❖ 《左·襄二十七年》：齐庆封来聘，其车美。孟孙谓叔孙曰：“庆季之车，不亦美乎？”叔孙曰：“豹闻之：‘服美不称，必以恶终。’美车何为？”叔孙与庆封食，不敬；为赋《相鼠》，亦不知也。

叔孙为庆封赋 《相鼠》

- ❖ 《诗·鄘风》有《相鼠》：
- ❖ 相鼠有皮，人而無儀。人而無儀，不死何爲？相鼠有齒，人而無止。人而無止，不死何俟？相鼠有體，人而無禮。人而無禮，胡不遄死？



《诗经》的流传

- ❖ 自春秋以来，战乱频仍，作为乐章的《诗经》颇为淆乱。孔子周游列国后，回到了鲁国，开始他的著述工作，同时也整理过《诗经》的乐章，使“雅、颂各得其所”。他还利用诗来教育门弟子，并且强调诗的实际用途，这对《诗经》的保存和流传是有作用的。正因为孔子与《诗经》有这样密切的关系，汉代人才把他附会成为《诗经》的最后删订者。

齐鲁韩毛四家 《诗》

- ❖ 汉初传授《诗经》学的共有四家，亦即四个学派。
- ❖ 齐之辕固生，鲁之申培，燕之韩婴，赵之毛亨、毛萇，简称齐诗、鲁诗、韩诗、毛诗（前二者取国名，后二者取姓氏）。
- ❖ 齐、鲁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，是官方承认的学派；毛诗属古文经学，是民间学派。
- ❖ 东汉以后，毛诗日渐兴盛，并为官方所承认；前三家则逐渐衰落，到南宋，就完全失传了。今天我们看到的《诗经》，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。